



莊子口義機航卷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13
841
10



841



莊子厲齊口義棧航卷之九

小野 壹 校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齧缺

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己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未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

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者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曲禮云百年曰期頤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

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
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
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
物而借重之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
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
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
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
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
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
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
杜
部詩非無江海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
志瀟灑送日月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
一。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
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言無心
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

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

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

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
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
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
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
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
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
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

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
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
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
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
以定天下之定理矣盡音悟忤逆也盡立者對
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諸侯
之逆周禮夏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又天官宰
復諸也逆迎受王命者宰亦言向我而來者為
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
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

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之相適乎？前也。
觀音義 云：鶴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謂止此悲喜之心，使是有所係累也。若無所係累，則

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九年而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齊物論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碧岩第五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鬼入者。納造化於其會中也。天成者與天爲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

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謂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頂到。

其有鬼神

莊子卷九

七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

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々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音義云。叟音蕭。叟々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蜩已化而甲
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蛻之生
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
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
故曰屯令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無火則影
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
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
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
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
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

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
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

言也重說偈言法華經多有此字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
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々肝々而
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雖々肝々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黜化則退然

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
 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
 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
 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
 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
 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

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
者也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異於俗者言
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月
衣皮毛夏日衣葛締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
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
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
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々乎后之為
入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

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音義云卷音眷姓善各卷

捲捲自勞之兒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
言非自然之德一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
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
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舉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兒居而殺其兒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
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
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

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譏

當時患失之士論語陽貨篇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

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
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
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惟無意於為君者
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

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救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

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

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
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文選西都賦隨侯明月錯落其間註云淮南子曰
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
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
傳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
之珠蓋明
月珠也

苴布麤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
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玉治天下國家之功其
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
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

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
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
堯之非心分心黃屋文選第二十范蔚宗樂遊應詔
詩云山梁恂孔性黃屋非堯心
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論語泰
伯篇如此方可以盡
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
只就餘字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
舜也逍遙
遊篇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
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
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
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

生卷九
十五

以絢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爲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

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吾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
 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
 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
 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
 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
 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
 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
義之慝興馬之飾憲不忍爲也音義華冠以
華木皮爲冠
茨者苔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
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
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弦拊琴瑟
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
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
華皮爲冠也緹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
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
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

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緇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
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
而踵決曳緹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矣

緇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
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
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
之後已破也曳緹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

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糲；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

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者，何

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二程全書程子曰：昔受學

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

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

信也。在我者，真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

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

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丘之

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爲抑遏也。若強爲抑遏，則能內傷其

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之事。中庸二十一章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儼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真相與言曰：

莊子卷九
三十一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雀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拊然執

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音義隘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論語子罕篇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拊然，躍然也。子

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音義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早，屋焚，上于大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吠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

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汗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

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強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爲仁者也。卒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歧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析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末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
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
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
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
以繁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
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
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且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
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
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

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
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爲政治爲治雖有爲
而無容心也邊爲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下
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
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
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
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
祿陳后山詩集第二送揚侍禁兼寄顏是用此
賴字疾行亢也刻意曰爲亢而已矣即疾行也

生也卷九

二十四

言伯夷叔齊非欲爲高節矣。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闡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足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

能詔其子為入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
 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
 距之為人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辨
 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
 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
 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
 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自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
 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生

之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尾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
 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
 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
 丘得幸於季願望屨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
 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
 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
 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
 此上德也智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

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厚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矣，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

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

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放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熟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

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至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
曰跖得無逆汝意者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
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旺也
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武言妄稱
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木枝之皮以為
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季得相親也
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
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
出其知之外也能辨諸物才能可以辨名諸物

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垂其終也禹偏枯
言其胼胝也孰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血言其
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
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
本真之性役役於名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
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
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

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

仲爲臣，由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且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

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牙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謫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盍不爲行者言。何不修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修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論語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恃戰於

曾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義之徒失其時為篡夫秋水篇曰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為詐偽而非天真也五紀祖又身子孫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之類庚桑棄其所為楚篇

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循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循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

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而汝也。趨赴於富而未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為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于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然之道故設

為問答之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為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

惟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遏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適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

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已爲是自來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入爲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損身之

患害况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羨究勢至人之
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爲
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
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
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
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
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
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勞爲天子而不以貴
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處其反以
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
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羨害生也善卷許由得
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
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
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羨者可以盡求其所好
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
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

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
幽閑鼓吹云張延賞聞度支有二冤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月平反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息收吏禁之次日於盥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公歎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恨及焉禍不得不止事文類聚續集二十六

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篇內 勅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為。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

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別者也。詩大雅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故曰無以為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比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放變時雍也。
書堯典篇

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為而為老子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論語泰伯篇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為道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若體絕耳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嗾放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

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滋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離未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不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末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曰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音義云馮音憤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

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
 約養儉以自奉也。又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
 負疾常不死也。豫卦六五身疾恒不死平為福有餘為害。
 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厚比之讓
 矣。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
 沒。嗾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頷曰嗾。感其意者動
 其言也。言彼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
 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伎溺不自在也。若人
 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
 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閑

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
 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
 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晉王衍妻郭氏喜聚
未嘗言錢妻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使不得行
行早起見錢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夫書言故事
 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
 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
 見憔悴戚戚之意。滿於胃中故曰滿心戚。醜不
 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
 屋內者恐有劫盜故為樓疏周環其室。運而出
 外恐有大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疏窓也。

樓牆上之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
曰畏是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
覺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
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
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
願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
何在。繚意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
縛其身心。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東坡
作華子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極高
祠堂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

漁父盜跖胠箠。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
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
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
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子長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白。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十。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王。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談。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鑕。韓魏爲鉞。包以四夷。裏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削以五行。論

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
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連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
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
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
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連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
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

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
衣瞑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
大王薄之主乃牽而上殿幸人上食王三環之莊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
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
士而容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
此為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

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纒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鹿膺也。短後不檐也。語難者欲鬪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鷲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也。以劍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鐔又也。鐔劍口也。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削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九

華子氣齊口述辯論卷次

統於項下者也。其後不獲也。其
 者欲購之時以無相諸難也。示以用開以利與
 其進也。後發而先至。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母之幾也。也。其後也。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者同玉璽不用其。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而。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則。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夫。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則。其勢必成之勢也。其

